

世界争议文学

SHI JIE ZHENG YI WEN XUE



女囚

Nu Qiu

[上]



达哈·玛拉依妮（意大利）◎著

刘化林◎译

远方出版社

世界争议文学

女 囚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争议文学/修平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723-132-7

I. 世… II. 修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世界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3614 号

世界争议文学 (女囚)

主 编: 修 平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800 千字

印 张: 285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32-7/I·37

定 价: 1168.00 元(全 40 册)

第一章

我母亲十五岁的时候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埃利焦。后来她生下了奥兰多，那是一九一二年的事。当我出生的时候，我母亲二十四岁。那时，她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，有的活着，有的死了。

听人说，母亲生我的时候是难产，脐带像蛇一样缠住了我的身子，落地时都快窒息了。当时，母亲以为我死了，父亲就要把我扔掉。

家里人都说，我当时张开紫黑色的大嘴巴发出一声可怕的吼叫。这样他们才知道我没有死。他们剪断脐带，给我洗干净身子，并把我放在床上，与我的另外六个兄弟排在一起。

姨妈奈丽娜说，我小时候长得像只猴子，一身浓毛，黑黝黝的，爱招惹人，又喜欢模仿别人。不过，我不相信。因为从我记事以来，我觉得我的皮肤是光洁的，头发是栗红色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对儿时的事情，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我六岁的时候，哥哥奥兰多用手指戳了我的左眼。他说，我的眼睛像宝石一样明亮。他想把这颗宝石取下来玩儿。我差点儿就被他弄瞎了。

一想起这事又使我想起来另一件事，它们发生在同一时期，但先后顺序我记不清楚了。

一天夜里，我被一场噩梦惊醒。现在我记不得那是一场什么梦了，我起了床，到厨房去喝水。当经过父母卧室门口时，我听见了一阵轻微的响声，像是一种呻吟。我把眼睛贴在锁眼那儿，看见父亲张着嘴缩成一团睡着，母亲全身赤裸着坐在床上，用手指在两条大腿

之间揉搓着。

我当时想，她在自己玩儿。以后很多年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。但后来我也开始学她那样用手指搓着大腿玩儿，我明白了这并不是玩儿，这能给人一种强烈的令人陶醉的快感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的母亲体态很美，也很结实，有着纤细的手腕和踝骨。她有一头浓密的浅色秀发。而且把发髻盘在头上。她总是很快乐，精力充沛。不过，她也经常有不愉快的事情，我看她有时灰心丧气的。

我常对她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”她常常狠命地打我一个大巴掌，我的牙都给打出血来。我这个妈妈很要强，从来不承认自己会伤心。

我逐渐长大了，而且十分淘气。我整天与一些小姑娘在马路上玩。我们爱玩钮扣，我们把衣服上的钮扣都拆下来玩。我玩得都上瘾了。

我们弄来了一大堆钮扣，有各种颜色的。那些镀金的钮扣最珍贵，值很多钱呢。其次就是黑色的钮扣，然后就是红钮扣和黄钮扣，这两种一样值钱，数白钮扣最不值钱了。绿钮扣不多见，但听人说，绿钮扣会让人倒霉，偶尔捡到一颗，我们就把它埋在土里，还在上面撒泡尿。

我母亲穿衣服时发现上面的钮扣都不见了，她特别恼火。她那件带黄花的黑衣服的前襟上有一排钮扣；她最喜欢这件衣服。每当她发现衣服上的钮扣不翼而飞时，她就找我，扇我的耳光。然后，她就再去买些钮扣并耐心地缝上。

过不了几天，那件衣服上的钮扣又全被我弄了下来。于是，她一把抓住我，用双膝把我夹住，狠命地用拳头揍了我一顿。我老实了几

天后，又开始去弄钮扣。我太喜欢那件带黄花的黑衣服了，我指的是衣服上的那些淡黄色的钮扣，一个个像是透明的玻璃球似的，好看极了。

我常跟人打架，因为我玩钮扣老输。但我不服输，一旦输给人家，就抓住人家揍一顿。我总是借口让别人把我输掉的钮扣还给我。我还说：“你是从我那儿偷去的，你是贼！”有时候，人家害怕了，就把钮扣还给我，有时候人家不肯还，不示弱，于是我就扑上去打人家。

母亲常常说：“你什么都不会，我得送你去学裁缝！”“你得学点手艺，你不能这样下去，懒虫！你就知道玩，连针都不会拿。”她常常这么说我，有时还揪我的头发，但是我毫不理会，还是整天玩钮扣。

我好穿着打扮。系上一条新腰带我就美得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了。我与一群小姑娘们常常在一棵大树底下聊天，我们说，等我们长大后一起去当演员。我们常常喜欢一起照镜子。我们相互比着身段、腿脚、腰围大小，整天沉迷于幻想之中。我还说，我想当个女船长，日夜乘风破浪地在海洋上航行，同时还可以与水手们赌钮扣玩。

我们还把报纸碎片卷成烟卷的样子假装抽烟。后来，真的就嘴上叼着烟卷玩起赌钮扣来了。傍晚，我母亲回来了，她揪住我的头发说道：“今后你不许玩了，我送你去学裁缝！”她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上。

有一次她真的把我送去学裁缝了。她领我到一位哑巴那儿，那哑巴做活的房间里挂满了裤子，连吊灯架上也挂着裤子。我进屋，那裁缝就用手势示意叫我坐在他身边，他把一块布塞在我的手里，并教我学缝针。

很快我就学会了，但是我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恨。我想我到这里是来学剪裁缝纫的，是想学自己喜欢的手艺来的。可是我整天学缝针，无聊透顶。而结果他对我缝的东西还很不满意。他是哑巴，房子里终日鸦雀无声，那死一般的寂静令我窒息。于是我就唱歌。但裁缝却很不高兴。当我弓着腰边缝边唱时，他就打我的脑袋。

我这样连续干了六、七天，实在厌烦了，索性就走了。那裁缝连半个里拉都没给我，而且，母亲还为了我向他赔了不是。

家里乱得不成样子。我的兄弟们整天进进出出吵吵嚷嚷的。我母亲常把他们撵出去。父亲也经常揍他们。但他们依然总那么吵吵嚷嚷的。

有一次，我母亲对我说：“黛莱莎，你姥姥很想念你们，奥兰多、巴利拉、内罗和你；她有点事，要你们四个都去。我说：“什么事？她是想揍我们，还是想教训我们？”

姥姥是个非常严厉的女人，总是一本正经的说教，特叫人讨厌。她对外人总那么笑容可掬，可对我们总那么凶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她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，但这不影响她训斥我们。她总说：“你们的母亲什么都顺着你们，连孩子都不管教！你们都是些懒虫和捣蛋鬼！”

我们的母亲不会管教我们，不关心我们，是因为她太辛苦了，她得同时在家里、酒店里和乡下干活。她还时不时地去趸批鱼回来卖。她一个接一个生下来的这些孩子夺走了她的青春年华。当她在给一个孩子喂奶时，肚子里就已怀着另一个了。岁月流逝，孩子一年比一年多。

我姥姥用她颤抖的声音愠怒地说：“你们的母亲从来不带你们去教堂，她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！”我姥姥是个特别虔诚的教徒，

她在教堂里总是轻轻地捶着胸心切地祈祷。她一把抓住我的脖子问我：“你去过教堂吗？你去做过晨祷吗？”我总回答说，是的，去过；但那是假的。

随后，我母亲就指责我们做儿女的：“一帮子无赖，总惹我跟你们那个虔诚得过分的姥姥吵架！你们为什么说我不领你们去教堂？我不去，你们自己就不会去嘛。”

我们是常找借口说是母亲带我们去教堂，那是免得姥姥总唠叨个没完。但这是谎言。

被人称为“上校”的外公来了。他手里拿着棍子，常常朝我和奥兰多的脊背上打。而别的外孙子们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表兄弟们却都是些马屁精，他们说话时嘴特别甜：“我们的好姥姥，您好哇！”接着又来个亲吻。他们想方设法哄着她。可我不会这样。我是爱我姥姥的，不过，当她声音颤抖着那么一本正经地唠叨没完时，我恨不得拧她一下，我才不会去亲她呢！

那天早上，我和我的三位兄弟一起到了姥姥家。她说：“你们听着，你们想跟我到乡下摘西瓜吗？”那正是收西瓜的时节。我说：“姥姥，我们得马上就去吗？”她说：“这就去。”她让我们去地里帮她收西瓜。

我们找了一头牲口，套了一辆小车就去了。我们一起坐在那辆小车上，吱吱嘎嘎地走了两公里路，到了乡下。那里是姥姥的田庄。那里的老橄榄树盘根错节，黑漆漆的树洞里藏着一窝窝蚂蚁，还有蜘蛛和蛇。葡萄园里，藤蔓上一串串熟透了的葡萄都耷拉到地上了，像刚下完仔儿的母狗的乳房一样。这是一个富饶而又美丽的田庄。姥姥说道：“来，我们把西瓜都摘下来，动作快点儿！”她选摘那些已经熟了的西瓜，然后拍一拍，嗅一嗅，再递给我们，我们忙碌地跑来跑去，

把西瓜都堆在葡萄架下。

在灼热的阳光下，我们来来回回地跑着。于是，我说道：“瞧，她让我们像蚂蚁一样地来回跑，什么时候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吃个西瓜呀？”奥兰多说：“她才不会让我们吃她的西瓜呢！”

于是，我说：“现在瞧我的，怎么样？”砰！我把一只西瓜摔在了地上。我说：“姥姥，我不小心摔了一只西瓜！”她说：“哦，没关系，呆会儿我们把它吃了。”我说：“这倒不赖！”于是，我和奥兰多就吃起瓤红汁多的西瓜来了。当时我们真渴得要命！我们热得浑身是汗，吃着这个清凉可口的西瓜，痛快极了。

我的另一个兄弟说：“对了，这下我可开窍了，谁打坏了，谁就有得吃。”砰！他也摔了一个西瓜。“姥姥，我也摔了个西瓜！怎么办呢？”“摔就摔了吧。”她说道，“先放到一边，呆会儿我们把它吃了。”

到快要收工时，我们已吃了一肚子的西瓜。切开了那么多的西瓜，后来我们都吃腻了，把西瓜倒在蛇洞里。

天黑时，我们大家重又坐在那辆小车上往家走。姥姥数了数瓜，说西瓜摘的不多，而我们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就故意大声地争吵。

回到家时，我弟弟卢恰诺一见到我，就故意用脚绊我，我的一个膝盖皮都磕破了。我父亲跑过来，拿起皮带就朝他抽。卢恰诺机警地一闪，皮带抽在了我的身上。那次，我真恨我父亲。虽然那不是他的过错，他本是想揍卢恰诺的，可抽到的是我。我大腿上的紫痕一个星期以后才褪去。

那段时期我父亲很忙。他对我哥哥奥兰多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去喂猪食，我太忙了。”奥兰多说：“好吧，明天我去。”那天晚上，父亲让他看怎么往桶里装猪食，又怎么用根棍子挑着去。

早晨，奥兰多提着猪食走了。我跟他一起走了出去。很长一段时

间里，我老与他呆在一起，老跟着他，他做什么，我也做什么。他见我这样，就说：“走开，傻瓜！”我说：“我碍着你啦？我偏跟你去。”他说：“我不需要你。”但我还是跟在他后面。

后来我发现，他根本没有去田庄，而是走到了河边，他把所有的猪食都倒在河里了。然后，就坐在树底下抽支烟。我走到了他跟前，他说：“黛莱莎，你可什么也别去说，否则我就打死你！”我说：“你以为我是个告密的？”他让我抽了一口他的烟。

头一二次算是瞒过去了。三四次后，一天早上，我父亲问他：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完事啦！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奥兰多大言不惭地说道：“我是跑着回来的，因为我想早点回家。”我父亲说：“昨天我去看了，猪食槽内都是干的，我听到猪在死命地叫唤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奥兰多说：“嗨，这就是说，它们把猪食都吃光了，连槽底都舔干净了呗。”

父亲什么也没说。但到了晚上，他去察看奥兰多是否真地把饲料去喂猪了。他听见猪在叫唤，但是后来猪都有气无力地叫不出声来了。于是他明白了，那些猪准是好几天都没进食了。但父亲还是没吭气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当奥兰多提着桶出去时，父亲悄悄尾随着他。他看到奥兰多把猪食都倒在河里了，于是他返回家去，在家门口等着奥兰多回来，打算狠命地揍他一顿。

“还有你！”父亲厉声地说道，“难道你原先一无所知？”“我？”我问道，“我怎么知道？”但父亲不相信，把我也揍了一顿。当时我十三岁左右。我的腿让鞭子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他说：“你可倒好，一声不吱！帮他耍花招！”我说：“当时我要是对你说了，你会打死我的！”我父亲冲着我的鼻子就是一拳，把我打倒在地上。

还有一件事我不开心的事就是上学。坐在讲台上的那位女老师手里总拿着毛活一个劲儿地打毛衣。她叫一个女学生到黑板跟前去。她说：“你写‘意大利是个半岛’，都用大写字母写。”然后她又说道：“今天早上你洗耳朵了吗？好，回到你的座位上去。”课就这样结束了。

我和奥兰多没去上学，我们常坐小船去采珊瑚或抓刺猬。为了逮刺猬，我差点儿毁了一只手指头。我逮刺猬用手，不用刀子。刺猬全身都长着又细又黑、又尖又硬的刺，能扎伤人。我一个劲儿地逮刺猬，有一天，一根刺扎进我的指甲里。我疼极了，疼得钻心，但我没太在意。后来手指头肿起来了，里面全是黄脓。

我父亲带着我去找安齐奥当地的一位大夫，名叫维拉切，后来他死了。他在我的指头上开了一刀，说：“要是你再晚几天来，就得把你的手指头割掉。”

我的那只手全给扎上了绷带。我发着高烧。我母亲喂我饭，把我上厕所，但手指头始终不见痊愈。我父亲又陪我去看维拉切大夫。他说：“还得开一刀。”他又一次割开了我的手指，然后缝上刀口，他缝得太仓促了，线绷得太紧了。反正打那以后，我的那个手指就再也伸不直了。正因为有条神经让大夫匆匆地给缝住了，从此那个手指就只能弯曲着。

我不能去上学了。这倒不错，因为我手指头弄成了那样，没法写字。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。于是，奥兰多对我说：“来！”我跟着他去掏树上的麻雀蛋。我跟在他后面，在树杈上来回爬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从来也没从树上摔下来过。我们还常到水边岩缝里去采挖珊瑚。我像条鱼似的纵身跳入水中，我们在水里比谁游的都快，我们还跳水玩，奥兰多是小个子，还没我高，大脑袋上长着一头金发，他脸色苍

白，看上去很虚弱，其实挺壮实，动作也很轻巧。

不过，后来我还是去上学了，因为我父亲坚持这么做。我升到二年级，又读了一年书。还是那个整天打毛衣的女老师教我们。她叫一位女生到黑板前，说：“你写，‘意大利是美丽的’，好好写，得全用大写字母！”那个女生就写了。她写完后，手里拿着粉笔等着。这时女教师抬起眼睛，说道：“‘意大利’这个单词写得不好，字母‘I’写歪了，重写！”那个女生就乖乖地重写。而我们呢，却在课桌底下玩钮扣。当那个女生写完后，女教师说道：“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眉毛上用炭笔描过了吗？你活像个吉卜赛女郎！去，去，骚货！”接着，她又叫另一个学生上黑板，重又开始道：“你写，‘意大利是我的祖国’！”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。

这样学了一年后，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。我母亲这下倒合适了，我呆在家里可以帮她干活。打扫房间，熨衣服，照管小弟弟们。母亲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生。

我母亲老说：“黛莱莎，你把这些衣服洗喽，你有力气。”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是我洗的。我总有洗不完的衣服。现在一回想起来，我都不敢相信，那么多的衣服，当时我是怎么洗的呢？

我常去泉水边洗床单，一洗就是十条八条的。等我把床单洗干净后，我全身都是汗，还溅了一身肥皂沫儿，于是我索性就脱去衣服，浸泡在泉水里洗澡，当我从水里出来时，像条鱼一样光溜溜的。我总这样泡在水里，我很喜欢水。

在家里我很忙碌。我给我大哥埃利焦熨裤子。他要是找不到熨好的衬衣和裤子就揍我。他总是揍我。我穿着短衣服，他揍我时老是打我的腿。埃利焦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性格孤僻脾气暴躁，总让人不高兴。不过，要是你上他家去他倒是恨不得把什么都给你端出来，因

为他心地好，尽管他很无知。

他看见我穿着露着膝盖的衣服就用皮带抽我，用脚踢我；他不愿看见我露着大腿。他对此特别冒火。当他看到我玩钮扣，就揍我、踢我。“回家去！”他对我说。他很无知，老是骑着马去乡下或是打猎。反正他是个粗野的人。他个子高高的，栗色的头发，身体壮实，跟我一样，不过我的头发带点栗红色。

二哥奥兰多跟我一样，长着栗红色的头发。我们好多年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，他在哪儿我在哪儿。后来，他找到了一些年龄大些的朋友和水手们，就不想要我了。他整天不在家，总跟他那些朋友出去，找女人，下酒馆。

有一次，我母亲走进了堆放杂物和工具的储藏室，发现奥兰多和一些朋友带着一个女人在里面——他们从街上弄来了一个卖淫的女人，并把她带到那间屋子里。我母亲揪住奥兰多的头发，狠揍了他一顿。我还记得，储藏室里的全部干草都给烧光了，因为水手们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在里面了。

奥兰多还是个家贼。他偷衣服、裤衩和吃的东西，把偷出去的都送给那个女人，他的朋友们把她藏起来，这下他们倒是方便了，可以随心所欲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个姑娘，因为他们把她关在屋子里面。但是傍晚的时候，她出来小便让我看见了。她很瘦，脸很白净，头发剃得像个修女。

这两个哥哥最刁了。他们总揍我。有时候他们甚至把我打得半死不活。一个踢我，一个打我耳光，他们还比着看谁更会打人。

论排行，奥兰多下面是内罗，再下面就是卢恰诺，后来他死了。后来我父母又生了一个卢恰诺。接着是利贝罗，他后来卧轨自杀了。后又生了个卢恰诺，那是第三个卢恰诺了。马泰奥和巴利拉是后来又

生下来的。接着是奥雷斯托，他现在在美洲，最后生下来的是伊丽特。这个伊丽特战后与一个美国军官订婚了。订婚那天，我哥哥奥兰多气得在教堂周围放了手榴弹。

另外四个兄弟很小很小就都死了，有的活了一两个月，有的刚生下来就死了。卢恰诺、杜依利奥、奥斯卡尔、贝内代托不几岁时就死了。后来，还死了几个孩子，但我记不得了，因为当时我还小。

我记得最后一个孩子死去的时候，有人来家里消毒，因为他得的是假膜性喉炎。当时有一位护士拉着奥雷斯托的胳膊说：“这男孩儿长得真俊，将来一定会很有钱的。”后来果真如此。奥雷斯托特像我母亲，金黄色的头发，褐色的眼睛，白皙的皮肤，高高的颧骨。利贝罗也很漂亮，一口洁白的牙齿，一双杏仁眼，乌黑乌黑的头发。他是长得最漂亮的。可后来他卧轨自杀了。

第二章

我母亲去世时，我一点也不痛苦。那天她去勃鲁乔雷乡下送猪食去了。她是急匆匆赶去的。她总是急匆匆地赶着送猪食去，因为我父亲性子暴躁，要是到时候她不能回来，吃不上现成的午饭，他就会扯掉桌布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掀在地上。

我父亲每天早上不是去乡下就是去买鱼。他对农活和海货很内行。清晨四点钟他和我母亲就去港口等捕鱼的帆船。装满海货的箱子卸下来后，他就精心挑选，还跟人讨价还价，然后再买下来。接着，他就让我母亲到勃鲁乔雷去喂猪，他自己就到广场那边的市场上去卖鱼。

有一天，我母亲从勃鲁乔雷急匆匆地赶了回来。一回到家马上就准备午饭，因为时候已经不早了。她得收进晾在外面的衣服，得照应酒店里的顾客，还得给我们做面条吃。她只顾忙着做这些事，连衣服都顾不上换。

当她赶着马车从乡下赶回来时，累得浑身都湿透了。汗水直往下流。“哦，上帝呀，你父亲这就到家，饭还没做好呢！”她这样说着。她全身湿透了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忙着去做饭，为的是让我那个比恶魔还凶的父亲一回来就能吃上饭。

晚上，她发烧了，满脸通红，不停地咳嗽。“我嗓子疼，”她说，“难受得厉害。”但她不能躺下休息，因为等着她干的活太多了。总之，她太疏忽大意了。她得的是气管炎。但是即使烧到三十八度，她也不卧床休息。这样一来，气管炎就发展成肺炎了。

我母亲不到八天就死了。只在最后两天她才躺在床上。维拉切大夫来了，给了她一瓶药水，从她身上抽了点血就走了。我看得出来她的病情很重，因为她看着我时目光呆滞，张大着嘴，好像是透不过气来。不过，当时我满以为她过一两天就会起床的。可她再也起不来了。

见她死了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但当时我没感觉到失去什么。那时，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淡薄。我只是想，今后除了洗衣服，我还得做饭，后来果真是这样。

母亲死后，我不再是家里的主人了。我得听从我姨妈的。奈丽娜姨妈是我母亲的亲妹妹，她来到我们家后，对我们管得很严。她整天把我们关在家里，让我们吃得很少。奈丽娜姨妈的心地并不坏，可是她特别怕我父亲。她一见到我父亲就吓得要命。她一向不怎么说话。

过了几个月，一个名叫多雷·拉伦加的女人露面了。我母亲在世时，她曾来过我家，她常来饭馆帮忙。我母亲过世后，她就带着一包衣服来到我家赖着不走了。

母亲在世时曾把多雷·拉伦加撵出过家门，因为她发现那女人与我父亲勾搭上了。但当她一得知我母亲去世的消息，就拎着包裹又冒了出来，她留着一头卷发，眼睛滴溜圆。

后来，这位出身弗留乌利来的女人还写信到她家乡，把她的妹妹也叫来留住在我家，我父亲的家。他们三人一起生活，由我父亲供养她们。父亲就这样娶了一个，养着一个。他们三个一起睡。父亲睡在当中，她们俩睡在两边。

她们哄骗我父亲，因为我父亲只跟我母亲作过爱，是个从来没见过别的女人的男人。父亲就这样被这两个女人骗得团团转。她们耍弄他，让他签字画押，先是让他卖掉饭馆，而后又让他变卖了农庄，后

来又让他卖掉了房子。最后，把什么都卖光了，我父亲几乎要饿肚子了。

多雷·拉伦加一到我家，我的几个兄弟就都纷纷离家出走了。我大哥上过学，我母亲早就给他找到了工作。他现在家住内杜诺，有点家产，日子过得不错。

因为不愿意跟从弗留乌利来的女人呆在一起，我另外几个兄弟也先后走了。他们对家庭很失望，先后都结了婚。妹妹伊丽特当时在寄宿学校，由我姥姥替她交付膳宿费。她在里米尼的圣比亚乔教会学校念书。我姥姥愿意供她上学，想让她当一名女教师。她真地上了学。从学堂出来后，她在内杜诺的一个射击场当职员。

在射击场她认识了一个美国人，是个中士，她与他订了婚，结婚后他们就去美国了。现在她在佛罗里达，她的几个女儿都长大了。她时常有信来，但我没时间给她回信。我没时间。她也给多雷·拉伦加写信，因为多雷挺舍得花时间给她写信的，她还在信上诉苦，挑拨是非。多雷特会耍手腕，她对伊丽特说我的坏话，说我整天到处游荡的，说我是全家的耻辱什么的，不一而足。

她们都歧视我，离我远远的。她们嫌弃我，可我还看不上她们呢。后来我手头也有过很多钱，我可以比她们攒下更多的钱。我挣的钱的确不少，但我都花光了。而她们却都省吃俭用，把钱都攒起来，以便在人老珠黄时，能给自己买一幢漂亮的房子，能使自己死在一张上面铺着鸭绒被褥的软床上。

因为讨厌那个从弗留乌利来的女人，我的一个兄弟十七岁就结婚了。我也不能忍受那个女人。有一天，我甚至跟她打了起来。我把一只木屐朝她脸上扔去。那是夏天在海滨拖的那种小木屐。我这样劈头盖脑猛地打过去，她一躲闪，就正好打在她嘴上，她的嘴唇开了裂。